



陪伴

◎陈顺源

## 立夏的告白

◎王必伟

不逊红花，  
太阳是个艺术家，  
葳蕤，在阳光的缝隙里  
生发，  
斑驳繁盛的影子，西园  
里

光影摇曳，传来簌簌的  
私语。  
鸡爪槭红嫩金黄，  
白玉兰层层叠叠，  
关山樱脉络分明，  
它们是阳光的宠儿，

娇溺在立夏的光阴里。  
那几朵红蔷薇，黄月  
季，  
被环绕淹没。在夏天  
的风里，  
我听见了一个声音。

## 月下

◎王必伟

黑色的夜，  
星辰闪烁，松顶上  
一轮巨大的圆月，朗照。  
雪松的顶，

着了墨一般，黑漆漆的，  
溶解在夜里，静谧无  
声。  
星光，夜风，猫叫声，

大头皮鞋的声音，  
推开小院门的声音。  
摸着雪松，听见晚风，  
我知道些什么？

## 职场温情

◎顾建兵

那日随民二庭同仁造访“江苏最美家庭”戴志霞家，案牍劳形间忽闻人间烟火气。竹帘半卷的庭院里，青花瓷碗盛着热气氤氲的荠菜馄饨。归途中写下《海棠花开》，未承想朋友圈掀起涟漪，“原来法官也懂生活烟火”的赞叹如潮涌来，隔着屏幕也能触摸到那份温暖的共鸣。

办公室的烟火气总在不经意间浸润人心。忆起小蒋初来乍到时抱着相机手足无措的模样，如今她已是独当一面的影像捕手。十年磨一剑，她从按快门都会手抖的新手蜕变为捕捉庭审瞬间的快手；产假归来，面对岗位调整，一句“离不开大家”的赤诚让她在研究室新岗位上继续发光。那天交接时，她抱着厚厚的卷宗轻声说：“只要团队需要，哪里都是舞台。”

2023年春节放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，我溜达到隔壁莉莉和洲女郎的办公室，她们在电脑前认真准备春节长假期间官微的发布信息。看到我后，她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师父，你先转过身去。”我依言转过身。几秒钟后，我再次转身，看到她们拿了一束玫瑰花笑靥如花：“祝师父全家新春快

乐！祝小师妹早日脱单！”我猝不及防，瞬间就有点蒙，忙摆摆手说不用不用，然后就夺路而逃。她们不依不饶，捧着花跟着一路追过来并放在我的书橱上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收到花。储小胖的笑容总是憨憨的，献血登记表上永远跃动着他的笔迹。一段时间，他肠胃不是很舒服，就去医院做了有痛的胃肠镜。没料到检查刚结束，他竟像没事人般回来继续上班：“这点痛算啥？宣教处的兵，打得了硬仗，睡得了硬板凳！”硬是把同事们的担忧化作爽朗笑声。

十载春秋，出差行程皆由桂花精心打点，从车票预订到酒店选择，事无巨细，皆藏着她细腻的心思。直至2024年金秋，她履新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，这份贴心便由莉莉和洲女郎接棒传承。在她们的“围追堵截”中，妻子的点菜红包攻势最是特别——她总能在关键时刻精准狙击我的需求，就像那次暴雨天我浑身湿透，然而到了办公室却发现妻子早就默默备好了衣物等我换洗，连T恤都准备妥当。这种细致入微的关照让职场生涯多了几分暖意。最令我动容的是女儿

那句：“能为光头提供点菜服务是我的荣幸，不用你发红包！”这句看似调侃我头发少的话语，恰似一缕清风，吹散了职场中的疲惫与隔阂。

与刘锋老师的交往更显珍贵。三十年前，同窗怀揣着体育梦，如今他在乡村校园培育出金牌团队。2025年4月的一天，收到他发来的喜报——8个娃斩获9块奖牌，照片里他满脸得意的样子，恰似当年操场上挥洒汗水的少年。真正的同行不必同路，你在赛场挥汗，我在场外喝彩，同样是青春的延续。

有趣的是，朋友圈成了检验关系的试金石。一次，微信竟意外收到河南郑州中院政治部副主任张兴成的留言：“我是隐身一族，不过今年第一次开始每天关注一个男人的朋友圈。”这给我莫大的鼓励。点赞最多的男同胞当数系统内的同事杜开林和陆久斌，他们甚至常在深夜点赞我的“豆腐块”。这份跨越屏幕的支持，恰似职场版“高山流水遇知音”。2025年5月发现《心归处自有桃花源》后，竟引来单位多位同事组团实地打卡，见面就说：“那个桥洞果然像桃花源入口，的确是个解忧秘境！”

## 厨师来勤

◎朱洪海

乡宴厨师陈来勤，仿佛注定要在这缭绕的油烟气中安身立命。

他是军人出身，退伍后回乡做起了厨师行当，在小镇上开了一家小店。几年过后，他拉起了队伍，开始承接家宴服务。平日见他喜欢戴一副茶色眼镜，个头虽然不高，但身姿挺拔，如村口老槐树般站得坚实，就算穿着沾满油星的围裙也能在不经意间露出一股英气来。他这双手曾经紧握钢枪，如今则舞弄锅铲，在乡间烟火里重新扎根。

初识来勤手艺是在疫情前的某个寒夜。本是一次寻常的朋友聚餐，因那份红汤肉圆而印象深刻。一大碗肉圆端上来，便知是实打实的功夫。肉馅儿剁得粗犷却不失细腻，肥瘦相宜，捏成拳头大小的圆子，在浓油赤酱的汤底里悠悠地沉浮。酱色油亮，汤汁醇厚，绝非水淀粉勾兑的轻薄。咬一口，肉香裹着汤汁在口中迸开，紧实弹牙，咸鲜里透出微甜，是灶火上慢炖出的真味。

我们围坐桌边，在他的一番推介之下筷子纷纷落下。谁知这肉圆着实美味，一份吃完，众人还觉不过瘾，于是现场的氛围便由真诚的褒扬转向了挑战式的玩闹。肉圆子一碗接一碗地端了上来，氤氲的热气里，大家嬉笑着埋头品鉴，最终竟在桌上堆叠起三只空碗来。碗底油光水滑，不仅肉圆分食殆尽，连汤水也不见踪影。

说到底，这肉圆子的好全在于来勤的“实诚”——用料扎实，火候到位，不取巧，不掺假。一如他做人的道理，案板上的承诺、灶膛前的功夫，都讲究个“实”字。肉圆的滋味骗不了人，手艺人的良心也在这红汤翻滚、肉香四溢间落得个踏实可信。

在乡间，人前人后，最看重的是口碑。自那以后，村中凡有红白喜事，来勤便成了必请之人。他架起炉灶，火焰便灼热燃烧，锅碗瓢盆叮当作响，热气蒸腾里，连飘荡的香气也仿佛有了声音，在乡村的静默中，为一场场人生悲喜敲打着节奏。

和来勤认识久了，发现他的最特别之处在于一件白衬衫。前几日，邻居小女十岁生日宴，他亲自出场掌勺。酒阑人散，杯盘狼藉，杯盏碰撞声逐渐稀疏之后，他解下油腻的围裙，竟露出里面一件雪白的衬衫——领口挺括，干净得惊人。众人拿他的衣着打趣，他端起酒杯，脸上泛红，却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：“说了你们别不信，我是个党员呢。”我们借着酒意问他：“党员师傅掌勺和别人掌勺可有啥不同？”他闻言沉默良久，灶膛里余烬闪动明灭，映照着他粗糙的面孔。

后来，他放下酒杯讲了一桩小事：隔壁村里，有一婚宴，原先主家已经电话邀约了他去办席面，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在未做任何沟通的情况下，直接将桌椅餐具拉上了门，硬生生横插一杠，将生意强夺了去。有人替他不平，说他该据理力争，将那不清自来之人赶走。他却只是平静地摇了摇头：“只要人家事情办得漂亮，少烧个把场子又算啥？”他语气平淡，如叙述锅中煮沸的水，仿佛只是眼前飘过一缕无关紧要的轻烟，“这点心胸还是要有”。

时近深夜，村庄已经笼罩在浓重的夜色之中。待一切收拾妥当，他才跨上三轮车，拖着倦累的身体回家。我们看着他的车灯渐行渐远，灶中余火的光亮微弱地映照着他身后那个世界。我隐约察觉到，那件白衬衫似乎不只是颜色的选择，更是一份磨砺后的坚持。

次日清晨，浓雾弥漫，远处人影幢幢，来勤已经带着人开始麻利地收拾锅灶。待雾霭稍散，他又带着他的锅碗瓢盆驶向下一处烟火人间的召唤。

在乡村生活的盘盏之间，厨师来勤既是烟火气的酿造者，又奇妙地未被烟火浸透肺腑：他白衬衫的领口依然挺括，脊梁在油烟气里照常笔直。他这立身的姿态让人心生敬意：原来，浓油赤酱的生涯里也有傲人的清朗。

玉兰  
一瓣